季流寇始末》、《朝鲜壬辰倭祸研究》、《万历三十三年封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考》、《多尔衮征女朝鲜史事》、《熊廷弼与辽东》。在史语所集刊和中央研究院院刊上先后发表的论文约五十篇，此外在《大陆杂志》、《东方杂志》复刊号、《学原》、《学术季刊》、《孔孟学报》、《幼狮》等刊物上发表的五十余篇。李光涛先生生前将这些论文汇编成《明 清 史 论集》，已由台北商务印书馆于1971年出版。

这些论文和专著，多集中在明末清初，选题虽不广博，但以专深见长。明清之际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征战纷繁，史实记载极多歧异，《清实录》及《明史》等官书，对清代开国史颇多讳饰。因此，弄清史实，至关重要。李光涛先生常据档案原件，参证其他文献，去伪存真，钩沉索隐，匡谬纠偏，拾遗补缺，在明清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为中外学者所公认。李先生用力至勤，求专求深，故其收获独多。著述中不少独到之处，见人之所未见，说人之所未说。李先生鞠躬尽粹，献身祖国的学术事业，功在国家，利在民族。

李光涛先生热爱祖国，治学严谨。尽管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偶尔涂上一些与学术著作不甚协调的政治色彩，读者会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生活环境去理解，决不会求全责备。人们怀念的是他研究祖国历史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人们景仰的是他那整理明清档案不畏艰辛数十年如一日的开拓者的精神。

李光涛先生与世长辞了。他以他的丰硕成果奉献给了中华民族，他的盛名将 永 远 留在人间。

寄向海峡那边的悼念

——敬悼李光涛先生

多年来，读到研究清史的老前辈李光涛先生的大量著述，很佩服他治史崇实而有创见，善于从大量明清历史档案中找出典型事例以论辩疑难，解决了一些聚讼多年的史事，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心仪久之。近年来，又从杨联升、吴文津、孔飞力、白彬菊诸学长处，知道李先生赴台以后，长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整理和利用明清历史档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曾承他垂问拙况，深为铭谢。我亦曾托杨联升教授等代达后学仰慕之意。原期总有机缘，得谋良叙，论学切磋于一堂，甚愿追随先生之后，共同为清史研究作作出努力。讵料海外传来噩讯，先生已于不久前在台北因车祸逝世。闻耗彷徨，曷胜悲痛。先生既作古人，今生已难遂我立雪之望。京华春夜，心潮起伏无已，草成小诗一首，东向而诵之，聊当一瓣心香，敬献于前辈灵古，藉表哀思之无穷。

未曾见面，却是相知，
未睹音容，却并不陌生，
未聆教诲，却从著述中获得过宝贵的学术营养，
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气质、传统，共同的愿望，
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
是对史学的共同探索，对清史和清档事业的共同追求，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了。

海峡之隔是这样遥远，
又是这样靠近。

不少人对我说过您自学成才的轶事，
不少人说过您不辞艰辛刻苦钻研的历程，
多少次夜深，人寂，我在灯下展读鸿篇，
仿似看到您在沉思，在伏案，在挥毫，在论说，
仿似看到一个久经战阵的勇士在史坛驰骋，
仿似看到一个多识善断的良师在答疑解惑，
多少次击节赞赏，多少次深受启迪。
斗室之内，好象除了我，还有您。
海天寥廓，我们不是固守在同一个岗位上吗？
云海渺茫，我们不是通过著作经常在交流吗？
炎黄子孙要求共同探索自己祖先的史事，要求共同总结民族的发展历程，
这是谁也阻挡不住，谁也限制不了的。
我们是分不开拆不离打不散的同胞骨肉呵！
海峡之隔是这样遥远，
又是这样靠近。

巨星陨落了，
一代学人其萎。
但是，典型将永存，
在祖国史学研究的碑廊上，
必将深深铭勒着您的劳绩，
必将永远屹立着您的丰碑，
尊崇实学，埋头苦干，您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辛勤耕耘，必将永远策励着一切后学，
您的百卷雄文，必将为我们世代享有和珍藏。
海峡之隔并不遥远，
我们是这样相关相知而又相近呵！

安息吧，光涛先生！

韦庆远敬献
乙丑二月，时在北京。